



春秋集傳卷二十五

昭公中

壬十有三年

春叔弓帥師圍費

左傳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

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
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
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
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若
諸侯皆若我見費人執之則
費人無依而入於南氏矣

費內邑也命正卿為主將舉大眾圍其城若敵國然

者家臣強大夫弱也語不云乎有一言而可以終身

行之者其怨矣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者

母以事上也所惡於上者母以使下也然後家齊而國治矣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已而已矣其書圍費欲著其實不沒之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左傳

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遠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犇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消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于于子皙及郊而告

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于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予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眾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弭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玉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剽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眾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祗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公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

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圍，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與於守使洧守國王至乾谿，越大夫即常壽過戮辱也。中犛邑名，成然即蔓成然。韋龜之子固城，息舟皆楚邑。觀起先有竊於子南車，裂之，觀從乃起之。子朝與蔡大夫蔡公即棄疾子干即公子比子皙，即黑肱皆共。王子許以棄疾命召之，食言食蔡公之食，僞與蔡公盟。已即觀從將師而從，言蔡公將帥師以從，其後將執欲執觀從，二子謂蔡人言若能死亡，則不從，棄疾命以待蔡之成敗。若欲安定，則從，棄疾以納二子。上謂棄疾武軍欲築武壘以示後藩，但以車為藩籬，正僕人太子近官，祿與罷敵靈王子遂告之。從乾谿之師，告使叛靈王再奸王命，無字音。斷王旗執鬪人音釋，得音皮，劓音必，芋音喻。

楚師伐徐，楚子虔次于乾谿，為之援。公子棄疾、君陳、蔡主方城之外，有觀從者，率群失職以棄疾命召比。于晉既至，脅比而立之，令于乾谿曰：先至者復其田。

里師潰而歸，楚子經而死。或曰：昭元年楚虔弒立比，出奔晉。十三年比歸而虔縊于棘圍，則比未嘗一日北面事虔為之臣。虔又弒立固，非比之君矣。而書曰：

比弒其君虔，何也？曰：凡去國出奔而君不以為臣，則

晉於欒盈是也。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一年臣不以為君，則公子鱄

於衛是也。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若去國雖久而爵祿有列於

朝，出入有詔於國，不掃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繫纍

其宗族，即君臣之分猶在也。比雖奔晉而晉人以羈

待比，以國底祿固楚之亡公子也。楚又未嘗錮之，如

晉之於欒盈，比又未嘗不向楚而坐。如子鮮之於衛。

安得以爲比非楚臣而虐非比之君乎春秋書比弑其君虐明於君臣之義也或曰虐弑邾敖以立比之獲罪豈其無討賊之心而徒貪夫位歟曰春秋罪比不明乎君臣之義不責其無討賊之心夫比雖當次及之序而棄疾亦居楚國之當以取國言之比具五難而棄疾有五利此事之變也爲比者宜乎效死不立若國有所歸爲曹子臧魯叔矜不亦善乎不然身居令尹都貴戚之卿爲社稷鎮亂不自己亦可也今乃矜於勢而忘其守怵於利而忘其義被之大惡欲辭而不可得矣爲人臣而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

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者若此類是也悲夫聖人垂戒之意明矣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左傳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

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哲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土乃使爲尹使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

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附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鬪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惡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

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孤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先大夫子餘子紀以為腹心有魏孿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樂卻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與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子玉即觀從君謂子干司馬謂棄疾詐言已殺棄疾棄疾改名熊居羣望山川群神太室楚祖廟齊齋長入長幼次入跨過也肘加肘加璧上初埋時微露璧紐為識棄疾拜壓紐上同惡謂棄疾與子干市賈如就市取物無人無賢人主謂內外可依者下善禮下善人齊肅莊敬也與主即主與者謂尊者也音釋齊音齋長上聲賈音古

棄疾立比為王而已為司馬固君比矣而又殺之則宜書曰棄疾弒其君比而曰殺公子比何也初子干

召

春秋集解卷之三

五

子

歸自晉觀從假棄疾命而召之來則來坎牲加書而強之盟則盟帥四族衆而使之入楚則入殺太子祿而立之爲王則王周走而呼於國中謂衆怒如火而逼之自殺則自殺其行止遲速去就死生皆觀從與國人所爲而比未嘗可否之也安得爲棄疾之君乎然比兄也黑肱弟也棄疾其季弟也立比爲王肱爲令尹疾爲司馬蓋國人以長幼之序立之也則宜書曰楚人殺比而春秋變文歸獄棄疾者誅其本意在於代比而非討之也所謂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而懷惡者亦無所隱其情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昭齊侯景宋公元衛侯靈鄭伯定曹

伯武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左傳晉成虎祁

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與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肸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太叔相卿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旣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於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容從之未退而禁之○四合象官室曰幄在上曰幕軍旅之帳也淫縱其取牲芻薪蕘者以君命賜謂以衛君命賜鮒錦其可止芻蕘者鮒果禁止之音釋虎音斯

按左氏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齊侯往

朝于晉燕而投壺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晉人知其亦將貳也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方是時楚人暴橫陵蔑中華在宋之盟爭晉先軟及號之會仍讀舊書遂召諸侯為申之舉遷賴於鄆縣陳滅蔡此乃敵國外患臨深履薄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倚於法家拂士以德修國政其臣當急於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內結夏盟外攘夷狄復悼公之業若弗暇也今乃施施然安於不競無憤耻自強之志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貳顧欲示威徵會而以兵甲

耀之不亦末乎春秋之法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貴事之預耻以苟成而不要諸道者也是以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云明其義者然後知仲尼作經於一臺囿之築一宮室門觀之作必謹而書以重民力其弭亂持危固結人心之慮遠矣拂音弼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左傳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

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若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

以志業問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
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眾昭明於神自古以
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
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
之有惟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
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
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眾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
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
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
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
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誑以絕兄弟之國棄周
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
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敵之有
牛雖瘠饋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
乎若奉晉之眾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鄆之怒以討魯
罪問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
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祭西退朝子產命外僕
速張於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且及夕子產聞其未張
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
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

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
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
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
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
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計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
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底致
也老天子卿士大夫之通稱業謂貢賦之業指聘言經
常也禮謂上下之禮指朝言威可畏也指會言昭告于
神指盟言志識也軍將戰則曳旆旆游旗也造至也除
除地為壇承謂貢賦之次甸服畿內之地行理使人也
藝常法也貳不一偷
苟且也音釋齊音齋

按左氏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
可以不示眾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諸侯畏
之辭諸魯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
猶必可畏牛雖瘠饋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

憂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聞其二憂，何求而弗克。請君無勤，魯人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其書同盟者，劉子與盟，同懼楚也。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者，書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美惡焉。見行事之深切著明，故詞繁而不殺也。是盟蓋或善之，而以爲惡，何哉。盟雖衰世之事，然有定人道之大倫者矣。有備天子之明禁者矣。有束牲不歃，相命而信自喻者矣。有納斥候，禁侵掠，誠格而不復叛者矣。其次猶以載書詞命相爭，約於大神，而不敢越者，則未聞主盟中國奉承齊犧而矜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蠻夷之訴，絕兄弟之歡。

求逞私憤，間其憂疑，如此盟者，流及戰國，強衆相誇，恫疑恐喝，恣行陵暴，死者十九，積習所致，有自來矣。春秋禮義之大宗也。曾是以爲善乎。詞繁而不殺，則惡其競力不道，爲後世鑒也。

公不與盟

臣子之於君父，隱諱其耻，禮也。十二國會于平丘，公獨見辭，不得與盟，斯亦可耻矣。曷爲直書其事，而不隱也。晉主此盟，德則不競，而矜兵甲之威，肆脅持之術，以諸侯上要天子之老而軟血，以中國同憚夷狄，篡立之主，而結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而以威詐

泣之具此五不韙者得不與焉幸也聖人筆削春秋
凡魯君可耻者必爲之隱諱至會于沙隨而公不得
見盟于平丘而公不得與自衆人常情必深沮喪以
爲辱矣仲尼推明其故自反而縮雖晉國之嚴不可
及也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
慊乎哉直書其事示後世立身行己之道也其垂訓
之用大矣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左傳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

司鐸射懷錦奉壺飲水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人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司鐸射魯大夫水大箭蓋可以取飲奉壺飲以水承之也蒲伏與匍匐同蓋竊徃以食季氏子服湫即惠伯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自文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魯
而季氏罪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爲強逼元年伐莒疆
鄆十年伐莒取鄆中分魯國以自封殖而使其君民
食於家其不臣甚矣何以爲非伯討乎晉人若按邾
莒所訴有無之狀究南蒯子仲奔叛之因告於諸侯
以其罪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選於魯卿更意
如之位收歛私邑爲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
順則方伯之職修矣今魯與邾通好亦不朝夕伐莒
而鄆鄆之故又非昭公意也徒以邾莒之言曰我之
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

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為伯討乎稱人以執罪晉之偷也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左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

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之子廬歸於蔡禮也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

楚虔遷六小國於荆山

許胡沈道房申

又滅陳蔡而縣之及

棄疾即位復諸遷國封蔡及陳隱太子有之子廬歸

于蔡悼太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曰歸者順詞也陳

蔡昔皆滅矣不稱復歸者不與楚虔之得滅也其稱

歸于者國其所宜歸也廬與吳皆亡世子之子也而

棄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

封也其稱侯者位其所固有也陳列聖之後蔡王室

之親見滅於楚虔而諸侯不能救復封於棄疾而諸

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蓋

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為後法大要皆天子之事也其

義則以公天下為心與滅國絕世異於自私其身

欲擅而有之者也故書法如此為天下國家而不封

建欲望先王之治難矣

冬十月葬蔡靈公

左傳禮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

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吳滅州來

左傳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

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癸酉十有四年

春意如至自晉

左傳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

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史

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惠於會欲得盟會見遣不欲私去鮒襄二十一年坐叔虎為欒氏黨出奔魯武子季平子之祖

按左氏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

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

夷棄之使事齊楚何瘳於晉乃歸季孫其始執之為

乏邾莒之供而非有扶弱擊強之義也其終歸之為

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救蔡為夷執親之

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違

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

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又以賄敗十有八國之諸侯而

齊侯徐宋公和于威

書侵楚以譏之。於是晉日益衰。外攜內叛。不復振矣。利之能敗人。國家乃如此。春秋之深戒也。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子郊公嗣左傳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

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

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

卒自外錄者也。莒人來赴。故魯史書其卒葬自內錄者也。魯人不往。是以闕其葬。自昭公以來。雖薛杞

國無不會其葬者。

六年葬杞文公二十四年葬杞平公三十一年葬薛獻公何獨

於莒。則不往。方是時。意如專政。而莒嘗訴其疆。鄆

取鄆之罪於方伯。而見執矣。為是怒莒。故獨不會其

葬也。夫怨不棄義。惡不忘親。怒不廢禮。在桓公時。雖

與衛戰。而宣公卒。則往葬之。不以私故。絕吉凶慶弔

往來。施報之常禮也。以此見意如之專恣矣。若意如

者。其傲狠修怨。敢施於昭公。與莒子及其在晉。聞除

館西河。則恐懼逃歸。如一匹夫何也。小人無禮。喜怒

勇怯。不中節。皆若是耳。苟不遠之。其能國乎。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左傳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

於齊齊濕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茲夫即蒲。與
餘侯莒大夫公子意恢公子鐸皆莒群公子。
甲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左傳春將禘于

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禘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泄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泄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左氏曰禘于武宮叔弓泄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有

事於宗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而祭可乎按曾子問

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夫子語之詳矣。曾子問諸侯祭社稷俎豆既陳

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孔子曰廢而無有及大臣者是知祭而

去樂不可也有事於宗廟遭大夫之變則以聞可乎

按禮衛有大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

是知祭而以聞不可也禮莫重於當祭大夫有變而

不以聞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隱恤之

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於宗廟大臣泄事

籥入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

也有事於宗廟大臣泄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

事其可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

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而卒事

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苟以為可則春秋何

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左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

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

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

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

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實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

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

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朝吳故蔡

大夫公孫聲子歸生之子害疾惡之也

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其從於棄疾

者謂蔡滅而棄疾必能封之也棄疾以其忠於舊君

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則曷為出奔費無

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

子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不聰明卒使吳師入郢

辱及宗廟讒人為亂可不畏乎為國有九經而尊賢

為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為首志朝吳出奔而入郢

之師兆矣然朝吳身居舊國處危疑之地苟有譖之

者則王不能無動也能以忠信自任而杜讒諂之謀

則善矣而費無極乃語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

也欲為之請以名利累其心而莫之覺不智亦甚矣

故特書其出奔以罪吳為後戒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左傳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

意

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茲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鞮歸賈買也獲鼓邑而教晉之民怠於守備以事君是賈怠也完全舊謂晉人平素事君之道音釋戴音負鞮音低

晉滅潞氏甲氏及再伐鮮虞皆用大夫為主將而或稱人或稱國或稱其名氏何也宣十五年荀林父滅潞稱晉師宣十六年

士會滅甲氏留吁稱晉人昭十二年荀吳伐鮮虞稱晉此年及定四年五年士鞅伐圍鮮虞哀六年趙鞅

伐鮮虞皆稱將稱帥師以殄滅為期而無矜惻之意則稱人見

利忘義而以狄道欺詐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而

不納其叛臣則稱名氏夫稱其名氏非褒之也纔免

於貶爾而春秋用兵禦狄之畧咸見矣

冬公如晉左傳平丘之會故也

乙亥十有六年

春齊侯伐徐左傳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

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與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

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肆其是之謂也戾定也離也正大夫執政大夫也

楚子平誘戎蠻子殺之左傳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

召

嘉殺之遂取蠻氏
既而復立其子焉

楚子之誘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虔欲滅中國而棄疾
討蠻氏謹華夷之辨也蔡侯與蠻子之見殺一也或
名或不名者蔡般弑父與君蠻氏亂而無質其罪之
輕重亦差矣

夏公至自晉左傳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
之也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
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
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勿惡識國

左氏曰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者晉人止
公其不書諱之也昭公數朝于晉二至于河而不得
入十二年晉人愬取郟十三年平丘不與盟執意如
士文伯辭公二十一年辭將伐鮮虞惟二十三年

有疾乃復又二年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旃
辭弔少姜非朝

五年如晉莒人愬受牟夷其困辱亦甚矣在易之困
欲止公范獻子諫乃歸公

曰困亨者因困窮而致亨也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
得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此正憤排自強之時而夏
少康衛文公越勾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
今昭公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即所謂自暴自
棄不可與有為而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乎諱而不
書深貶之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左傳秋八月
晉昭公卒

九月大雩左傳
旱也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左傳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

哉。子服回即子服昭伯乃子服惠伯之子

子十有七年

春小邾子來朝

左傳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

有以國其能久乎。以用也謂用國之才。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左傳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

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庭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

將有異志不君君矣。殺牲盛饌曰舉慝陰氣也正月謂正陽之月即周之六月平子不知謂歲首之正月過分過春分未夏至降物素服移時過日食時也不君君不以君道事君音釋辟音避

秋邾子來朝

左傳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邾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

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睢鳩氏司馬也鳴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鶡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氏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邾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玄鳥燕也伯趙伯勞也不能紀遠不能致遠瑞而以民事命官音釋鶡音忽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左傳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

弘謂劉子曰容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宗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

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携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有事祭也雒雒水三塗山名

其弘周大夫

大夫

林父之於潞氏士會之於甲氏荀吳之於陸渾戎皆

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師稱人荀吳舉其名氏何哉

夷不亂華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而縱之雜處則非膺

戎狄別內外之義也與闢土服遠以圖強霸則異矣

然舉其名氏非褒詞也纔得無貶耳則窮兵於遠處

內事外者可知矣

冬有星孛于大辰

左傳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

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

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

陳鄭平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顛頊之虛也故為帝

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平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

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韋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今除於火謂火西流有孛掃

除舊火明年夏正三月火出必布新火為火災見章皆指孛言章益著矣既隨火出必隨火而入是居火已久

明年火出必益甚其與人事相關必然矣牡雄也水克火故水為火雄火為水如瓊韋玉爵瓚勺也音釋裨

音甲等

音賈

天火

七

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敝於兵，暴骨如莽，其戾氣所感，固將壅吳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於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楚人平及吳戰于長岸

左傳吳伐楚，陽句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

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眾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眾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眾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子魚即公子鮒，故謂舊所行事也。令龜，以所卜事告神也。餘皇，舟名。音釋鮒音房。

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賤貨，使費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而策士奇才為敵國用。如屈巫伍員之類，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益強，而楚削矣。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本，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為先，不然

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攷其所書本末強弱之由其
爲後世戒明矣

丁丑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左傳曹平公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傳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

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其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耳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民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

勿出於官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太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祀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商成公徹司官出舊官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攘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豈不或信多言者或時有中里析鄭大夫祥變異之氣新客新來聘者巡群巡行宗廟屏攝祭祀之位祀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商成公鄭大夫玄冥水神回祿火神鄘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故祈之以禳火之餘災音釋祀音石燬音忻

按左氏鄭災子產臨事而備至于書焚室而寬其征

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

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以是知陳許之先亡也

初裨竈言於子產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

玉璫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及鄭既災竈曰不用吾言
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
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亦不復火裨竈所言蓋以象推
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此以德
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
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命也

六月邾人入郟

左傳邾人藉稻邾人襲郟邾人將閉門
邾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
邾莊公反郟夫人而舍其女

秋葬曹平公

左傳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馬與之
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
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
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

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往者魯會葬之人原伯魯周大夫國內言不學者多
然後流傳及在位大人大人患失位亦惑於此而為言
曰人可以不無學不為害也然以不學為無害而遂不學
則一國之人凡事皆不求義理苟且而以
為可殖生殖也學能立身如物之生殖

冬許遷于白羽

左傳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之
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
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
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
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
讐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
析實白羽。許不專於楚以下四句言鄭必伐許許必
不能守而楚喪地也土指葉言易輕也國指鄭言白羽
即是析

地楚邑

戊寅十有九年

春宋公伐邾

左傳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
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

歸邠俘邾人邾人徐人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不書圍與取何也

按左氏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不書圍與取何也

初邠人藉稻邾人襲邠盡俘之邠子曰余無歸矣從

帑於邾邾子反其夫人而舍其女夫人宋向戌之女

也故向寧請師圍蟲取之盡歸邠俘此所謂聲罪執

言之兵歸邠之俘其善意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

之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左傳夏許悼公癸丑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

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

藥物可也穀梁傳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歎飭粥嗑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其

按左氏許悼公癸丑飲世子止之藥卒書曰弒其

君者止不嘗藥也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子之

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

敬慎其身如此也而於君父可忽乎君有疾飲藥臣

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止不擇醫

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

心而不慎矣自小人之情度之世子弒君欲速得其

位而止無此心故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哭泣

歎飭粥嗑不容粒未逾年而卒無此心故被以大惡

而不受自君子聽之止不嘗藥是忽君父之尊而不

慎此篡弒之萌堅冰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有此心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書許世子止弒君乃除惡於微之意也而或者顧以操刃而殺與不躬進之及進藥而不嘗三者罪當殊科疑於三傳之說則誤矣必若此言人人而能為春秋奚待於聖筆乎墨翟兼愛豈其無父楊朱為我豈其無君孟軻氏辭而闢之以為禽獸逼人人將相食後世推明其功不在禹下未

有譏其過者知此說則知止不嘗藥春秋以為弒君之意矣

咄咄音益

已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左傳齊高發伐莒莒子奔紀鄆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

夫已為髮婦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繼而登登者六十人繼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寡婦為髮以度而去因紡纒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欲以報讐齊師至乃投所度繩於城外隨之而出子占即孫書齊大夫夜繼而登緣所投之繩而登城音釋發音離

冬葬許悼公

公羊傳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弒焉耳

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

何以書葬穀梁子曰不使止為弒父也其說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

昭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五

五

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觀止自責可謂有過人之質矣乃至以弑君獲罪此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也古者太子自其初生固舉以禮有司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為赤子而其教已有齊肅敬慎之端矣此春秋訓臣子除惡於微積善於早之意也

卯巳二十年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劉敞曰待放也古者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逾境則為位向國而哭素衣裳冠不說人以無罪此去國之禮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待放而後出奔臣子常禮免於貶足矣而何以賢之為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者曹之社稷鎮公子能以國讓不取乎為諸侯所謂子臧是也春秋之義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以其賢者之後

苟可善焉。斯進之矣。此舜典罰弗及嗣。賞延于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乞錄用賢者之類。功臣之世。蓋得春秋之旨矣。

秋盜殺衛侯靈之兄縶左傳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

公孟縶北宮喜褚師圍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圍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縶為駮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縶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縶。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替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矣。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縶。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縶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龜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縶。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駮乘及閔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縶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閔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駮乘使華寅乘貳

車及公宮鴻駮駮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衝。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閔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鉅宵從。實出徒行。從公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圍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鉅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姦不受亂。不為利。波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口豹為衛司寇。野豹邑執。是皆不能行。故有役則與豹司寇。并野無事。則縶自取之。宜姜靈公嫡母。假吾名。言由豹稱其善。故公孟縶近之。僭不信也。謂豹舉我之言。不信。周全也。謂使豹言不僭。有事祭也。齊子氏即齊豹之家。張帷於蓋。獲之門外。當門使不得前一乘。在後使不得復。鴻駮駮人名。駮乘一車。四人也。肉袒示不敢與齊氏敵。執蓋蔽公。以蓋當侍。從缺處。閉郭門。恐追公死。鳥衛地北宮子即北宮喜渠子召之同叛。玉霄子朝之子高魴朝之孫賜謚及墓田。亦後來事也。宗魯

是齊豹畜養之盜而殺孟縶是孟縶之賊食公孟之祿
為食奸許豹行事為受亂回邪也以利不去是病於邪
知其惡而事之是以邪待人蓋不義謂以周事豹犯非
禮謂死於公孟不合義音釋野音絹鼃音蚌駮音留雅
類音

左氏以為齊豹殺之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其
書為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
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臣竊以為仲
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駮乘也於法應
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下豈有欲求險危大
人之惡名而聖人又斬此名而不與者哉然則齊豹
首謀作亂宗魯雖與聞行事又以身死之矣今乃釋

豹不誅而歸獄於宗魯不亦頗乎曰豹之不義夫人
皆知之也若宗魯欲事豹而死於公孟蓋未有知其
罪者故琴張聞其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
縶之賊汝何弔焉非聖人發其食茲受亂蓋不義犯
非禮之罪書於春秋則齊豹所畜養之盜孟縶所見
殺之賊其大惡隱矣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左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

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

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

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
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
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

昭

春秋集傳卷三十五

三

意

樂舍司馬疆向宜向鄭楚建郟甲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閭敗于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于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輕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為質必免公子既入華輕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華費遂亦華氏族為大司馬華登費遂之子華輕華亥庶兄子之齒長指輕言也音釋詢音詭輕音坑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庚辰二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左傳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

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墜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夏晉侯

頃使士鞅來聘左傳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

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

牢焉為十一牢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左傳宋華費遂生華緇華

多僚華登緇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與緇相惡乃譖諸公曰緇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緇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句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

召

春秋左傳卷三十五

三

之宜僚盡以告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控禦諸橫華氏居廬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廡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則如亡言若愛大司馬則令其亡去死如可逃言若可逃死則雖亡走在外亦不為遠司馬亦如之賞費遂亦同於貙也張句貙之臣尤怪異也子皮即華貙登之謂甚言登亡已甚音釋貙音區

按左氏初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曰亡愈於死先諸乃誘群公子殺之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公取太子及其母弟以為質公怒攻之華向奔陳至是入于南里以叛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襄公二十六年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定公十三年有入

于蕭者而不言宋定公十一年此獨言宋南里何也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廬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廡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詞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左傳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

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

八月乙亥叔輒卒左傳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左傳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

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東國

隱太子之子平侯廬之弟朱之叔父朱乃平侯之子楚

靈王殺隱太子楚棄疾弑靈王故云其子與君同惡

公如晉至河乃復左傳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春秋集傳卷二十五

春秋集傳卷二十六

華昭公下

辛二十有二年

春齊侯伐莒

左傳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

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泚盟莒子如齊泚盟

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宋元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平左傳華登以吳師救華氏

齊烏枝鳴戍宋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

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劔從之華氏北復即之遂敗華氏于新里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宛何

思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為樂氏矣貙曰子

召

春秋集傳卷二十六

章

無我廷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驅以車十五
 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
 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太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
 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取無乃不可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
 既許之矣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
 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
 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
 余必臣是取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
 保敝邑無充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
 患之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耻無功而
 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
 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巳宋
 華亥向寧華定華貍華登皇奄傷省城士平出奔楚宋
 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邊印為大司徒樂祁為司城仲
 幾為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輓為
 夫司寇以靖國人音釋赭音者

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太子母弟為質又
 求助於吳楚蠻夷入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

賊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內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
 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境今楚人釋君而
 臣是助諸侯之成怠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
 則皆罪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大夫皆
 畧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
 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絕而亢不衷獎亂人之惡自
 見矣下句華少具首豈味可出而文公與釋謂于
 大蒐于昌間皆賦吳於焯帥而非也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八年秋蒐于紅十
 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二年夏大蒐于比
 蒐或以非其地紅比蒲昌間皆非蒐田之常所而大意在權臣專行

公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大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于有莘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臨于洛陽祖而發喪為義帝也。而漢祖遂王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八佾舞於庭旅泰山以雍徹其宰則據大都執國命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為此春秋所書為後戒之意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左傳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

子伯益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

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蚘。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賓起即賓孟雞惡其為犧牲故自毀其形人則異於是言雞犧雖見寵飾終當見殺若人見寵飾則當貴盛犧者實用人言不用雞也人犧他人為犧己犧自己為犧也。喻當立子朝為世子他日承宗廟如預養雞為犧也。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左傳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

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錢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夫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驪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鞅簡公敗績于京乙

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郊要餞三邑名，悼王即子猛。景王太子壽卒，次即王猛子朝。乃景王長庶子敬王，名曰猛，毋弟領地名殺入子，皆子朝之黨。
音釋時
音市

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為室。京師者本也。周公作立政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其作鷓鴣詩以遺成王，亦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皆指京師言之也。以京師為室，王畿為堂，諸夏為庭，戶四夷為藩籬。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唐虞公

天下則相禪而與賢，三代家天下則相繼而與子。春秋兼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達節為權。故季札辭國，貶而稱名，可家也，則以居正為大。故莊公始生，即書于策，鄭突歸而不氏以國。陽生入而得係於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苟行，無易樹子。王室豈有亂離之禍乎？春秋書子同生於前，而記王室亂於後，其為來世法戒明矣。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左傳：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

車次
于皇

凡稱以者不以者也。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也。地而曰

昭

春秋左傳卷之六

四

明

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也。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蠡單旗臣也，曷為能以王猛乎？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按左氏：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與句皆其母弟，禮無疑於當立。然久而未立者，王愛廢子朝，欲立以為嗣，未果而王崩。故諸大臣競立君，諸王子爭欲立以正，則有猛以寵則有朝，猛雖正而無寵，其威不足以懾羣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廢立皆恃大臣強弱而後定者也。故特稱曰以，而景王之弱其後嗣。

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易曰：王居無咎，稱居于皇者，明其有土當得位之稱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左傳：劉子如劉單子使

工于平宮，辛卯鄆盼伐皇，大敗，獲鄆盼。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已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園。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子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蠡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王子處王猛之黨，百工以醜敗故叛伐單氏，又為單氏所敗。音釋：鄆音尋。

猛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別乎諸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於倒置乎？曰君

前臣名常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名其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踰年而稱王。名不當稱立為君而稱猛。皆禮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詞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而未足故再書于策以著上下舛逆為後世之深戒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左傳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已丑敬王即位。館于士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師帥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杜王師軍于汜于緜次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于前城。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壬二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左傳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

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蹙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婣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婣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眾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眾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

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及弗與使各居館士伯聽其辭而懸諸宣承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且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中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翼離姑皆邾邑公孫鉏徐鉏丘弱茅地四人皆邾大夫弗殊謂斷木弗絕雖斷而尚連也推而斃之斃也推弗殊之木作地以塞後路坐謂對訟曲直去兵而朝示以身死士彌牟即士景伯時邾君在晉故言魯必亡邾御叔孫過邾館謂引叔孫詣于獄過邾館使邾人見魯屈辱前亦執邾子以直多故先歸之且而立期謂從且立至明旦以待命取冠法作冠之法進二冠且言冠盡若不解其求貨之意留申豐不出不欲使行貨免已音釋御音禦慶音厥

晉人圍郊

左傳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邾潰下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

告間庚戌還
告間謂晉閑息

按左氏晉籍談荀躒帥師軍于侯氏箕遺樂徵濟師

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圍郊郊子朝邑也既不書大夫

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

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奔問官守

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之義若是乎書

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左傳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

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受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

召

春秋集傳卷三十一

二

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曰取與之為義又或問曰齊人納郊公音釋及音除與與出聞高齊時受而立於

左氏曰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

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逐之庚輿來奔齊人納郊公

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苟無仁心甚則

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輿免死道左而出奔

於魯幸耳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入

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微之為義

或以位或以人或以事春秋書法達王事名氏不登

於史策若此類亦眾矣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悼陳惠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

沈子逞滅獲陳夏齧音孽左傳吳人伐州來楚遠越

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燔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

者眾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

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

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燔帥賤多寵政

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

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

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

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

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

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

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

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帥謀而從之三國奔

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若臣之辭

也言戰楚未陳也楚令尹子瑕以疾從師故遠越

攝其事火滅曰燔以令尹亡而軍皆奪氣也去備去其

戰備使其兵少薄威謂薄其威嚴示不整厚陳則非去

備整旅則非薄

威音釋燔音尖

召

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曷為不
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燔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
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畧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
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
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
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
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于楚悉師
以出一敗而身與衆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
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焉耳亦猶梁亡自
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

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髡沈子逞是也生
得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
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死也書其敗不以
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
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
行而亂自熄矣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左傳夏四月乙酉單子

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祭未尹圍誘劉佗殺之丙戌
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
巳丑召伯魚南宮極以成周人戊尹庚寅單子劉子樊
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
戊申鄆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
又敗諸鄆甲子尹辛取西園丙寅攻崩崩潰

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臣以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居于狄泉而不言立。子朝庶孽奪正，以賤妨貴，基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目尹氏。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世卿之擅權亂國為後戒也。或曰稱氏者時以氏稱之也。詩云王謂尹氏，此大雅美宣王詩也。亦譏世卿歟。為此說者誤矣。詩人主文而不以害意，有美而或過有刺，而或深以意逆之。可也。春秋所書或稱爵，或稱字，或稱名，或稱氏，或稱子，或稱人，各分所由立，是非所由定，禮義所由出，皆

斷自聖心，游夏不能與也。猶時之所稱而稱之，豈其

然乎

八月乙未地震

左傳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莒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

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子朝在王城為西王敬王在成周，即狄泉在王城東為東王。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左傳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昭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

五年晉欲止公不果，十五年晉人止公。

晉而四不得入焉

二年十二年十年今此書有疾乃復

殺耻也。以周公之冑，千乘之君，執幣帛修兩君之好而不見納，斯亦可耻矣。有耻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

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為善為善而後能立身身立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疾疾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耻自強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其自取之哉

癸未二十有四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矍卒

孟僖子也子何忌嗣為大夫是為懿子

叔孫舍至自晉

左傳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蹙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

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

大夫執而致則名

據十四年意如至自晉不書氏

此獨書其姓氏何

賢之也叔孫舍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強國以忠事主

而不順於強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

稍有動心忍性強於為善之意舉國以聽豈其死於

乾侯觀意如之稽顙於昭子叔孫之以逐君責意如

真事見左傳其事可見矣及意如有異志而昭子使祝

宗祈死所謂知其無可奈何安之若命者故舍至自

晉特以姓氏書其死也公雖在外而特書日以卒之

所以表其節為後世勸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左傳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

甚能無旱乎陽不

克莫將積聚也

秋八月大雩左傳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左傳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

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紛胥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境猶不城郢今土數拆而郢是城不亦難乎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

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書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書

吳滅巢著入郢之漸四鄰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

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

尹戌以此為亡郢之始也春秋內失地不書明比為

有國之大罪外取滅皆書明見取滅者之不能有其

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故諸侯之寶三以土地為首

葬杞平公

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周氏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壽夢越大夫二帥謂巢與鍾離音釋犴音岸

甲二十有五年

春叔孫舍如宋

左傳春叔孫姬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

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冤鬼冤鬼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桐門右師即樂大心居桐門昭子即姬樂祁佐謂佐宴禮季公若季平子叔父其姊乃庶姑為小邾夫人生女即曹氏嫁宋元為夫人宋元生女妻平子是妻外姪女也文子武子平子為三世悼子未為卿而卒不執政宣成襄昭為四公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左傳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

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發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鉞之罄矣惟壘之耻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成入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古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

春秋傳卷之六

三

章

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
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
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
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
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
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
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
人之能自由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夫不亦宜乎簡子
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
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
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
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
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之欲背
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發寡婦以織為業曰緯之
少所當憂恤者蠶蠹擾動貌始養曰畜將用曰牲羽毛
完具曰犧七音於五音加變宮變徵二物謂陰陽也政
大體事條目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所為也務事業也
則物則也類事類也制六志使無過不及之差審行信
令謂審其所施為信其所號令審則不差信則不易曲
直謂損太過補不足也宋微子之後作賓王家故曰為

客牒謂輸粟具人之數
書之於牒音釋發音離

按左氏鄭子大叔如晉范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王

室之不寧大國之憂晉之耻也吾子其早圖之獻子

懼乃徵會於諸侯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

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夫以王猛之無寵

單旗劉蚩之屢敗敬王初立子朝之衆召伯奭南宮

嚳甘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黃父凡

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正久矣

猶有寵愛庶孽配適奪正至於滅亡而不寤者不知

幽王晉獻之父子亦何足效哉然則黃父之會王事

也而無美辭何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冢君克修厥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人任亦何美之有免於譏貶足矣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後世以濫賞報臣子所當為之事為臣子者亦受而不辭失此義矣黃父此

有鸛鶴來巢

鸛音瞿鶴音欲左傳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謡有之曰鸛之鶴之

公出辱之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鶴踈踈公在乾侯徵褻與襦鸛鶴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騎鸛鶴鸛鶴往歌來哭童謡有是今鸛鶴來巢其將及乎師已魯大夫稠父昭公名宋父定公名音釋踈張弱反

傳曰鸛鶴不踰濟濟水東北會于汶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巢者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

也鸛鶴宜穴處於下而巢居於上季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反常為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或曰此公子宋有國之祥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傳秋書再雩旱甚也

左氏以再雩為旱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於

經三年四年大雨雹九年二十三年地震

旱乾為虐相繼而起三年六年八年

十六年二十四年及此年七書雩

有鸛鶴來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雩

災之甚也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修德信用忠賢災異之

昭

春秋集傳卷三十一

七

唐

來必可禦矣昔高宗彤日雉升鼎耳異亦甚矣聽於
 祖已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享國長久宣王之時
 旱魃蘊隆災亦甚矣側身修行遇災而懼故能興衰
 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
 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
 勝乎故特書此以為後世鑒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孫音遜左傳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

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妣與饗人檀通而懼孕使其妾扶已以示秦端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堅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

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邠之雞鬪季氏介
 其雞邠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邠氏且讓之故邠
 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
 季氏臧氏執旗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
 人其眾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
 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
 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賁使侍人僚相告公
 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
 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
 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
 難告邠孫邠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
 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
 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
 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
 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
 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于戈臣請待
 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
 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
 之徒者眾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眾怒不可蓄也蓄而
 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

聽邠孫曰必殺之公使邠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
驪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
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
也驪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
甲執水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
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邠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
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
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
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季公鳥平子叔父季公
亥即公若公鳥之弟公思展季氏族人季姒公鳥妻饗
人食官名檀泰端魯大夫其妻公鳥妹秦姬也欲使余
欲使以非禮公甫平子弟將要余欲劫以非禮公之亦
平子弟內與納同逆請也執夜姑之有司請命於平子
介甲也以甲衛其羽使聞難傷以金飾雞距以碎其甲
益宮遂侵邠氏室以自益旃之也老家臣也萬舞也庸
用也公為昭公子即務人公果公賁皆公為弟公畏季
氏故佯怒將擊以戈及走云執之而實不命人執蓋欲
之而不敢為也僚懼不出又使言皆公果公賁使僚
祖言小人指僚祖以難難詞也舍失也退之使之退也
意窮困慝惡也冰矢箭蓋踞躄坐也孟氏即孟懿子望

季氏疑所助也時邠昭伯迎懿子故就之君止君止而
不出僞劫公僞若劫公伐季氏者音釋要平聲賁音奔
宗 驪音 其父也宜矣

內出奔稱孫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昭公欲伐季
氏子家子曰季氏得民久君無多辱公不從意如登
臺而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
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
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
聽叔孫氏之司馬陷西北隅以入孟氏殺邠昭伯遂
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以君伐臣曷為不勝
魯自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

魯自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

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
軍。兼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
鄆。帥師取卞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
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憖奔。魯之羣臣亦無
敢忠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在易屯之
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
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
待時馴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
之。其及也宜矣。

齊侯景唁公于野井

唁音彦。左傳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是寡人之

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
請致于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
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
昨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于社。為臣誰與之
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
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繘繚從公。無
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
羈也不安。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
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
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
守焉。乃不與盟。吊失國曰。唁。不過周公言天若福君。
不能過於周公。周公止封于魯。則以君有魯亦足矣。信
明也。明居者罪從者無罪。羈子家
名二三子以下。即是解上四句意。

唁者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齊侯唁公于野井。以
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何以失
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

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感容而不顧。娶孟子為夫人而不命。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辭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修也。又豈所以為禮哉。其言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將率敝賦以從。而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書曰：唁公亦明其無納公之實譏之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左傳：昭子自闕歸，見乎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殺死子以還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政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

公子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恐從者知叔孫謀，故命執適公館者。有異志，不欲復納。公昭子耻為平子欺，乃齋戒祈死。左師展欲與公共乘車馬歸魯。從者不欲而執展。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左傳：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夢大

子繫，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楸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私降昵宴，謂損其親近，聲樂飲食之事。音釋：楸音駢。

按左氏宋元公為公故如晉卒于曲棘。曲棘宋地也。

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或謂曹氏勿與魯將
逐之曹氏告元公公告樂祁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
出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久矣然
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
正倫恤患為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於當
時諸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景取取鄆左傳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
鄆魯邑也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為公取
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於魯未
絕而季氏逐君為不臣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絕

於魯而逐於季氏為不君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
宗廟之典籍者也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
春秋之義欲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
不渝也昭公失君道季氏為亂臣各渝其職而不守
矣其為後世戒深切著明矣

乙酉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左傳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

也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

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率土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守。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曰居于鄆其為防也至矣。

夏公圍成

左傳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齧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齧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

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子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貨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眾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胸汰輈七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為醜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眾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克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鬢鬢眉甚口平子曰必子疆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為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頰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刺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車申豐女賈皆季氏家臣每錦一疋兩端各捲二丈為一兩今止卷為一如充耳之瑱易懷載也子猶即梁丘據齊大夫高齧其家臣也為高氏後言為齧請立為高氏後且致粟五千庾十六斗為一庾百兩一布以百疋為

一布陳言其多也但以齊絕魯不通不能致故先入此
以充幣財用成已甚言孟氏征賦成邑已甚成欲歸齊
詐以誘齊師也厭衆言厭衆心使不知已降不勝衆言
衆不欲降已不能勝子淵捷齊大夫洩聲子即野洩魯
大夫植瓦楯脊也胸車輓繇與由同汰激也輓車轅矢
由車輓汰過車轅中入楯脊三寸斬鞅矢中馬腹鞅斷
而馬死故改駕別馬魯人誤以為叔孫司馬子車即淵
捷又之欲其又射子囊齊大夫報謂報其叱亢戰也冉
豎季氏臣陳武子即子彊齊大夫言齊但叱罵不傷魯
人皆白色鬢稠髮也鬢眉多而黑甚口有口才也林雍
頰鳴皆魯人下下車戰視下顧欲死子擊其足荆擊也
鑿一足行也頰鳴呼林雍欲共乘歸也音釋女音汝縛
入音頰頰音殿齒音奇胸音
渠鬢音軫荆音弗鑿音輕

成者孟氏之邑左氏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
豐適齊貨梁丘據據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
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

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
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若使羣
臣從魯君以下師有濟也而繼焉茲無敵矣齊侯從
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不書齊師者景公牀於
邪說為義不終故微之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
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其罪咸
具矣

秋公會齊侯景莒子杞伯盟于鄆陵左傳秋盟于鄆陵謀納公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左傳楚子之在蔡也鄆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

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諧諸王曰建可室矣
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羸氏
至自秦楚子為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
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
實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
故太子建居於城父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
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
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
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
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
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
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
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
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外無所入
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
國蓋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
曰來吾免而父崇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
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
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
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

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
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
于吳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及其讐不可從也員曰
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鱗設諸
焉而耕於鄙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
子壬弱其毋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
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
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
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
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吳子問於
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
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
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
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
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
楚於是乎始病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于楚沈尹戌帥
帥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于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
馬戎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
謀也○子西平王庶子壬即昭王其母本
建所聘秦女平王奪之者音釋即音菊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左傳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

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午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崔谷庚辰王入于晉靡辛巳王次于滑晉知

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時敬王在劉邑子朝在王城劉人劉邑

之人音釋崔音九

左氏曰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入于成周使成公般

戊周而還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

之入也其曰成周云者黍離而次不列于雅降為國

風之意而景王寵愛庶孽弱其世適之罪著矣知音躒

音歷適音嫡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左傳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

于尹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嚳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圍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戊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顛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問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還郊鄆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德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圍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

召

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寃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二三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獪以從先王之命毋違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上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召伯盈本子朝黨見敗故逐之以逆敬王陰忌子朝黨召伯即召伯盈愆災疾也望群望也釋位去國執王事間猶參也效官以王事授於官甲恤也若順也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王嗣太子宜臼也幽王寵褒姒欲立伯服殺宜臼宜臼奔申申伯與西戎弑王立宜臼為平王東遷郊鄭惠王適鄭襄王處汜鄭厲殺頹晉文殺叔帶頹上鬚也子朝景王長庶子景王太子壽卒其次正即王猛猛繼立隨卒敬王名匄乃王猛之弟劉狄即劉董不吊不為天吊恤也攸所底至也赦宥圖謀也閔馬父魯大夫音釋郊音夾鄭音辱龜音疵

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於景王為之黨者

眾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

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

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斬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為是

踈薄子猛將斬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為非徒設此

心兩棄之也庶孽憑寵為群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

適子恃正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

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

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鑒覆車王猛

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可謂深切

春秋卷之二十一 宣公六年 明

著明也哉或亦其矣春秋左傳書為於世無何而

丙二十有七年之與其兩葉之也景王不與魯車王益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左傳公至自齊處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

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

尹麋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

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

左尹卻宛工尹壽師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

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

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

設諸曰王可弒也毋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

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

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蓋者獻體改服於門

外執蓋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

偽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實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

鉞交於胷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

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

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

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

庸奔鍾吾楚帥聞吳亂而還。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

復除者王馬之屬養馬官屬母老子弱鱄諸自謂也鉞

劍如刀者進蓋者解衣露體易服於門外坐行膝行也

以鉞夾承之至體以所進飲食授王左右而進之吳國

鉞音

此公子光使專諸弒之而稱國何也吳子壽夢有四

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季札光諸樊之子也僚

夷末之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於季子

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也僚烏得為君故稱

國以弒而不歸獄於光其稱國以弒者吳大臣之罪

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於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
 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秉政大臣之
 任伊召之所以安商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
 立進退出於羣小閹寺而當國大臣不預焉則將焉
 用彼相矣此春秋歸罪大臣稱國弑君之意其經世
 之慮深矣

楚昭殺其大夫卻宛左傳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

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卻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
 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
 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
 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
 曰實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惟諸門
 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

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
 又誤群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
 不亦可乎令尹使視卻氏且燕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
 告之將師退遂令攻卻氏且燕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
 國人弗燕令曰不燕卻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
 取一乘矜焉國人投之遂弗燕也令尹炮之盡滅卻氏
 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
 陳之族呼於國曰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
 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
 令尹病之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
 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
 殺之以興謗讒至于今不已成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
 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
 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
 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温惠
 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
 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
 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
 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
 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

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巳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鄆將師
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郈宛即子惡鄆將師
楚大夫右領官名子常即囊瓦宛信無極之言張帷陳
兵於門左此役謂春吳伐楚圍潛吳弑僚亂乃還蕪焚
其家也令謂將師矯子常之令編管編茅以覆屋者秉
把秆藁也投謂國人但取管秆投於郈宛門不舉火故
令尹自燃之也揚令終中廐尹晉陳亦楚大夫進
昨者國中祭祀者謗詛也音釋管音奸秆音趕
秋晉頃士鞅宋景樂祁犁衛靈北宮喜曹人悼邾人莊
滕人悼會于扈左傳秋會于扈令成周且謀納公也宋
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
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
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
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
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
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
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
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

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
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
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怙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
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
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
知○子梁即樂祁犁貞子即北宮喜復猶安也宣用也
猶疑也言天棄魯不疑子家子言天既禍
魯但當順受不可妄動求福音釋說音脫

按左氏扈之會令成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
固請之士鞅取貨於季孫謂樂祁北宮喜曰魯君守
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
備有齊楚之援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
也事君如在國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
魯君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六
哀公十四年春三月
齊人伐魯圍之三月
魯君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

小國而以難復。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將為魯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畧而不序。今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於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况成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略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公如齊左傳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禮君宴大夫使宰為獻。主比公於大夫也。齊侯請自

安不在坐也。子仲魯公子。愨十二年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今行飲酒禮而欲使重見。從宴媿也。
公至自齊居于郕

丁亥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左傳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昭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二十一

周

戊二十有九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齊侯景使高張來唁公左傳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

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

遣使來唁淺事也亦書于經者罪齊侯不能修方伯

公連帥之職也昔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人弗

春恤黎之臣子勸其君以歸而賦式微其一章曰微君

之故者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若

昭公見逐出奔而齊莫之討淹恤日久而齊莫之納

微君之故矣其二章曰微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人

不有其身是謂微君之躬若齊侯設禮以享而使宰

獻儀禮聘禮大夫聘公拜遣使來唁而稱主君於大

夫微君之躬矣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諸侯失國

諸侯納之正也齊之先世嘗主夏盟而太公受先王

五侯九伯之命矣魯為鄰境甥舅之國也昭公朝夕

立於其朝曾不能陳師境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

使唁公豈得禮乎

公如晉次于乾侯左傳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於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

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斲而死公將為之橫

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幘裹之公賜公衍

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

借出請相與借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
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為比禍也且後生而
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太子。啓服乘
馬之名馬隨墜死橫棺也乃用帷褻葬之龍輔玉名陽
谷齊邑名出就產
舍也務人即公為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於魯尺地一民皆非
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云無愛徵至
於潰散豈非昏迷不返自納於罟獲陷穿之中其從
者又皆艾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歟然

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斬改過以補
前行之愆也自棄其矣欲不亡得乎噫故書以為後
世戒

巳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
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
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
專國也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具矣唐武后廢遷中
宗革命自立史臣列于本紀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為

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於其父武后安得絕先君之世復繫嗣君之年黜武氏

之號自以為竊取春秋之義信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八月葬晉頃公

左傳夏六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矯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

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敬邑居大國之間共其

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饗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

晉之喪事故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問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患亦慶其加而不討其

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段實往敬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

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

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無貳無副貳備御不虞謂凶災死喪之患紼挽喪之索言鄭國若閑暇則其君亦送

晉葬不獲數不能如先王吊葬禮數底定也取備但取備數

冬十有二月吳廬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左傳吳子使徐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太封而定其徙使監馬

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

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讐以重怒之無

乃不可乎吳周之曹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

為虐乎使剪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待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

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已卯滅徐徐子章羽斷

其髮擄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

之掩餘燭庸皆王僚母弟光弒僚掩餘奔徐燭庸奔

鍾吾養楚邑使王前也然與成城之大民庚三十有一年寅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左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

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三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左氏曰晉侯將以師納公士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

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鞅使私焉

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出君不事專有魯國晉實主盟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悖哉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伐之是昭公之過也則非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於煬宮求君不入及其復也猶欲絕其兆域加之惡謚安在乎事君如在國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陸淳以謂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反與為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得春秋所書之意矣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定使荀躒唁公於乾侯

左傳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

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忘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公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在一言衆人欲昭公一言使晉必逐季孫不能見夫人指季孫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左傳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

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知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以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

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首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微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實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艱難其身指齊豹言竊邑叛君指三叛人言蓋志記事之善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是夜也趙簡子夢童

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裸體宛轉以歌辛亥水水以六為成數故知六年

辛卯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召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三十一

取闕五日公孫

夏吳伐越左傳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定韓不信齊景高張宋景仲幾衛靈

世叔申鄭獻國參曹人聲莒人郊薛人襄杞人悼小邾

人城成周左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於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

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

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傲文武

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

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

於成王脩成周之城禪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螽賊遠屏

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

徵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

子曰與其成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

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

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

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

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

魏子南面衛虎後曰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事非

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

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已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

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

財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

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伯音即韓不信魏子
即魏舒又屬各國所當役人數所當城丈數書以授於
諸侯大夫之帥而致於卿劉子
簡子蒞事亦依之以為成命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至於城王都可以不書采不
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成周地名
也與列國等矣

召

春秋集傳卷三十一

三五

信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左傳十二月公疾偏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

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已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謂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輕服細好之服可以假人

諸侯失國出奔者眾矣鄭伯突為祭仲所逐而出奔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衎為孫甯所逐而出奔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為天下笑何也

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孚也其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錄其所

因為後世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之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潰絕昭公也

為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爲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圍成鄆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矣嗚呼可謂深切著明者矣

春秋集傳卷二十六

國子生新安汪秋卿校刊

